

# 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

林盛言

戴冰中篇小说《献给聂佳佳》(《黔东作家》2025年第一期)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,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困惑与探寻的艺术世界。这部小说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度探索,更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艺术表达的严肃反思,通过画家陈长兴的悲剧人生,折射出当代人在精神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尝试。

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,物质的富足并未带来精神的充盈,人们反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。《献给聂佳佳》中的画家陈长兴,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人物。他在艺术事业上屡屡失意,作品无人问津,毕生渴望的个展与画册出版,始终未能实现;多次婚姻的失败,让他对爱情与婚姻彻底失去信心;亲情的淡漠、友情的疏离,更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。这种生存状态并非陈长兴个例,而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孤独与迷茫的普遍写照。作家通过对陈长兴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,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,以及对真挚情感、自我价值实现的迫切渴望,为我们解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独特的艺术视角。

小说以陈长兴的神秘失踪和死亡为核心线索,逐步展开对艺术与生活、现实与理想的深层次探讨。陈长兴用死亡这种极端方式完成了他所谓的“行为艺术”,其行为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他人命运的关注,更促使他们深入思考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生存意义。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,艺术常常被商业化、功利化裹挟,艺术家在追求纯粹艺术理想的道路上布满荆棘,挣扎前行。《献给聂佳佳》通过描写陈长兴的艺术追求与现实困境,生动展现了艺术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,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艺术表达在当代社会中的迷茫与困境。

小说的叙事始于陈长兴精心筹备的五十五岁生日聚会。他兴致勃勃地邀约众多朋友,声称要展示一件准备参加“威尼斯双年展”的大型作品,这一消息激发了朋友们的好奇心。聚会当日,李亚红与“我”先后抵达约定地点,但却迟迟未见陈长兴身影。“我”与陈长兴通话后,同李亚红前往他的居住地开门,却发现“门锁显然被什么重物砸过,把手和锁孔七歪八扭,钥匙插进去,整个锁会跟着转动”,费尽周折才得以进入。这扇难进的门,暗含了陈长兴与社会的格格不入,是他内心封闭、与外界隔阂的隐喻。屋内凌乱不堪,墙上的纸片布满生活痕迹与情绪宣泄,既有绘画草稿,也有“顾春梅,你不是生来就脑壳就被弹弓弹过”这样的怨怼之语,直白展现了他与前妻顾春梅之间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。

到场的二十多人在屋内闲谈等待,陈长兴却始终未曾露面,事情变得扑朔迷离。等候期间,天气突变,暴雨倾盆而下,这看似不经意的“雨”,实则为了陈长兴的死亡埋下了伏笔。两天后,众人得知噩耗:陈长兴在生日聚会当晚离奇死亡,尸体在一个水塘边被发现,衣着得体,身旁纸壳上写着“献给聂佳佳”及聂佳佳的手机号码。这一神秘留言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,也为故事埋下重重悬念。从聚会的满心期待到死亡的猝不及防,巨大的反差紧紧抓住读者的好奇心,促使人们探寻陈长兴死亡背后的真相。作家通过门锁损坏、屋内凌乱、暴雨、纸壳留言等细节描写,营造出神秘紧张的氛围,让读者身临其境,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真相,这既推动了情节发展,也为后续人物命运与主题探讨做好了铺垫。

从“献给聂佳佳”这一留言不难看出,聂佳佳在陈长兴生命中占据着特殊位置,两人之间有着复杂而深沉的情感纠葛。在陈长兴孤独绝望的人生中,聂佳佳的出现或许是他唯一的慰藉,然而这段感情因种种原因无法公开,只能在暗处悄然生长,自带悲剧色彩。小说中其他人物也从不同侧面丰富了陈长兴的形象:李亚红作为陈长兴前妻顾春梅的闺蜜,了解他的脾气秉性,目睹了他与顾春梅的争吵矛盾,她的评价与反应成为连接陈长兴与其他人物的桥梁,推动情节发展;评论家李建伟深知陈长兴的艺术才华与怀才不遇,却始终未能给予实质性帮助,他对陈长兴死亡事件的艺术解读,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。这些相互交织的人物关系,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,其间的情感纠葛、利益冲突,以及对陈长兴死亡的不同反应,让故事充满戏剧性与张力,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与社会现实的冷漠。

陈长兴的一生充满失意与挫折,是典型的“零余者”形象。事业上,他执着追求纯粹艺术,渴望举办个展、出版画册,获得评论家认可,却始终未能实现碎梦想,作品无人问津,长期的不顺让他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;亲情上,他与母亲、姐姐关系僵化,甚至充满“仇恨”,缺乏理解与沟通,无法从家庭获得温暖与支持;婚姻上,四次失败的婚姻让他深受创伤,对爱情与婚姻彻底绝望,始终未能找到情感归宿;友情上,李亚红、李建伟等朋友虽能给予表面的陪伴,却无法真正走进他的内心,难以提供实质性帮助,表面的热闹终究无法掩盖他内心的孤独。生活的全方位失意,让陈长兴长期处于焦虑、绝望、无助的情绪中,他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,找不到自身价值,在矛盾与挣扎中,最终选择用死亡完成“行为艺术”,结束痛苦的人生。陈长兴的悲剧,深刻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空虚与孤独,以及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困境与绝望,彰显了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无力。

陈长兴的艺术追求,在小说中以独特的方式呈现,其中用油画笔和钛锌白粉刷房间的行为,堪称一场震撼的行为艺术。当众人满怀期待地打开画室之门,看到的却是“空空荡荡,什么也没有。天花板,四面墙,包括地面,都刷得雪白;没有窗户,除了刚才我们进来的那扇防盗门,也没有别的门通向别的房间,整个房子就像一个封闭的纸盒”。“空空荡荡”“雪白”“没有窗户”“封闭的纸盒”这几个意象,暗示了陈长兴艺术追求的无路可走与生命的终结。在材料选择上,他摒弃传统排笔与瓷粉,选用熟悉的三十号油画笔和钛锌白,油画笔承载着他对艺术的执着,钛锌白的洁白象征着他对纯粹艺术的向往,这一选择让粉刷行为超越了日常范畴,升华为独特的艺术表达。

李建伟在画室中曾感慨:“你们注意看,每一下都是奔放的,看这一条,竟然长达一米二三……他用的是他用了一辈子的油画笔和油画颜料……这是一件创作,一件作品,一件在完全自觉精神状态下完成的艺术作品。”从创作意图来看,陈长兴以极端方式打破传统绘画边界,将整个房间变为立体艺术作品,纯粹的白色与奔放的笔触,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,既是对现实的逃避,也是对艺术本质的探索,如同伊夫·克莱因的《蓝色单色画》,以简洁形式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世界之深度思考,挑战了人们对艺术的传统认知。

陈长兴以死亡完成“献给聂佳佳”这一行为艺术,其深层动机值得深入探析。事业的失意、婚姻的失败、情感的匮乏,让他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,死亡对他而言,既是解脱,也是对艺术的最后执着。他选择在生日当天精心策划死亡,绝非一时冲动,破旧却整齐的军装与价值不菲的贴身衣物形成反差,纸壳上的留言精准指向聂佳佳,这些细节都表明他的死亡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让自己的艺术理念与情感得到关注和传达。在他眼中,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艺术的升华,是他艺术创作的最后一笔。

陈长兴对艺术的执着矢志不渝,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其中,却始终在艺术边缘徘徊,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陷入痛苦迷茫。为了艺术,他疏远家人、朋友,牺牲了自己的生活,婚姻一次次破裂,却始终未能换来应有的回报,最终陷入绝境。在这样的困境中,他选择用死亡实现艺术与生命的融合,以生命为颜料,以死亡为画笔,完成了最震撼的作品。这种艺术与生命的碰撞,既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敬畏,也引发我们反思:在物欲横流的时代,我们是否给予艺术家足够的理解与支持?是否真正审视过艺术与生命的关系?陈长兴的故事,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们内心对艺术与生命的渴望与追求。

情感层面,陈长兴与聂佳佳的爱情是梦幻与真实的交织。在陈长兴孤独失意的人生中,聂佳佳如同一缕微光,照亮了他黯淡的世界,他将聂佳佳视为心灵的避风港,渴望从她那里获得慰藉与归属感。然而,这段地下恋情被现实因素束缚,无法在阳光下绽放,充满了

绝望与痛苦。陈长兴无法给予聂佳佳光明的未来,两人的爱情只能在黑暗中徘徊;聂佳佳对陈长兴的感情也充满矛盾,既有真挚的情感投入,也有对现实的妥协,这种复杂性让他们的爱情更显迷离。

陈长兴的爱情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比,事业失意、婚姻失败不断冲击着他的情感世界。墙上的怨怼之语、李亚红“艺术家根本就不该结婚,害人害己”的评价,以及聂佳佳对陈长兴忽冷忽热态度的描述,都充分表明他的婚姻是不幸的,与顾春梅、聂佳佳的感情也脆弱不堪。这种脆弱的情感,成为压垮陈长兴的重要稻草。

亲情与友情的淡漠,进一步加剧了陈长兴的孤独与绝望。他与家人之间缺乏心灵沟通,甚至充满仇恨,家人的不理解与不支持,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;在友情方面,李亚红、李建伟等朋友虽有陪伴,却无法真正触及他的内心,未能给予实质性帮助,正如聂佳佳所言“他把你们当朋友,你们实际上却没有把他当好朋友”。表面的热闹无法掩盖内心的孤独,亲情与友情的缺失,让陈长兴在人生道路上愈发迷茫绝望,内心成为一座被黑暗笼罩的孤岛。

重重困境之下的陈长兴,以死亡为代价,将自己的生命变为独特的艺术作品,以期引起世人关注,向社会冷漠、艺术界不公、情感困境发出最后的呐喊,诠释了你对艺术的执着和爱情的忠诚。

陈长兴的死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与艺术价值,它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抗,以极端方式向社会冷漠、艺术界不公发出最后的呐喊;也是对聂佳佳的深情告白,“献给聂佳佳”承载着他的爱与思念,试图引起世人关注,向社会冷漠、艺术界不公、情感困境发出最后的呐喊,诠释了你对艺术的执着和爱情的忠诚。

在叙事结构上,《献给聂佳佳》采用多视角叙事,通过“我”、李亚红、李建伟、聂佳佳等不同人物的叙述,多维度展现陈长兴的人生与死亡。这种叙事方式如同拼图,每个视角都是一块碎片,单独看并不完整,组合起来却能呈现出完整丰富的故事。“我”作为参与者与叙述者,讲述了生日聚会的经历与对陈长兴的猜测,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膜;李亚红从闺蜜视角补充了陈长兴的婚姻细节,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家庭困境;李建伟从艺术角度解读陈长兴的行为与死亡,引发对艺术家生存状态的思考;聂佳佳的叙述聚焦两人的情感纠葛,展现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;顾春梅虽未正面出场,却作为符号,暗示了陈长兴婚姻的不幸。

这种多视角叙事不仅丰富了故事层次,增加了可信度与真实感,还让读者从不同角度认识陈长兴的复杂多面性,激发读者对故事真相的探索欲望。此外,小说还巧妙运用倒叙与插叙技巧,开篇从生日聚会与陈长兴死亡的猜测切入,再通过回忆与人物叙述展开他的生平,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调,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。

在人物塑造上,小说成功塑造了陈长兴这一复杂立体的形象,他的挣扎、反抗、执着与绝望,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,为当代文学人物塑造提供了范例,应注重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,深入挖掘内心世界,避免脸谱化,让人物能够引发读者共鸣。

在技法运用上,小说中丰富的象征与隐喻元素,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性与可读性,深化了主题内涵。白色房间是核心象征意象,陈长兴用钛锌白粉刷的画室洁白无暇,象征着他对纯粹艺术的追求,试图摆脱现实纷扰、回归艺术本真,也象征着他内心的孤独与空虚,这个封闭的白色空间,就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暴雨则象征着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苦难,也隐喻着陈长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,暴雨夜他的生命消逝,仿佛被命运洪流吞噬,凸显了人生的残酷与无常。

陈长兴的画作象征着他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,承载着他对生活的感悟、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理想的执着。纸壳上的“献给聂佳佳”及手机号码,象征着他对聂佳佳的深情,以及用死亡表达这份情感的决心。这些象征与隐喻元素的运用,让小说内涵更加丰富深刻,引导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更多情感共鸣与深度思考。

在艺术表达上,多视角叙事和象征隐喻的运用,以及现实与虚构的结合,丰富了故事内容,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思想深度,让读者在感受故事的同时,反思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与艺术的价值。

《献给聂佳佳》如同一首悲怆的交响曲,诉说着陈长兴的痛苦与挣扎、追求与失落。他的死亡不仅是一个生命的消逝,更是对艺术、人生与爱情的深刻反思,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与人性之真实面貌。它警示我们,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,都应关注个体内心世界,尊重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与追求,唯有如此,才能为艺术创作营造自由纯净的天地,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精神的救赎与前行的力量。

# 守护与忠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

——李志仙电影剧本《残阳如血》赏析

刘永松

李志仙的电影剧本《残阳如血》刊载于《中国作家》2026年第二期。读她的剧本感觉就像在银幕上看电影,一个个镜头纷至沓来,心绪随着情节一起一伏,直至全剧终,才长舒一口气。读这个剧本必须一口气读完才罢休,读完还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。

这个剧本之所以如此吸引人,一是情节设置精妙,一环扣一环,像一个巨大的迷宫,让你置身其中就无法退出;二是悬念运用巧妙,每次感觉要揭开谜底了,但笔峰一转又进入新的情节,读者好不容易要放下的心又被悬起来,让其欲罢不能;三是人物形象塑造不仅独特,还巧妙融入了中西方的教育背景以及殖民教育对民族意识的侵蚀,使人物形象具备深层意蕴;四是浓郁的民族特色令人耳目一新,并通过对佤山民族文化的守护揭示了国家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秘密。

## 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为剧本搭建出坚实的骨架

《残阳如血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,英帝国入侵我佤山,佤山儿女在班老王的带领下,誓死抵抗。但由于武器落后,战斗处于弱势。在英军用燃烧弹烧毁了班老寨时,班老王安排艾普去抢救木刻箱,并要他誓死保护木刻箱。这只小小的箱子,是九祖九代传下来的,里面装着吴老王爷留下的木刻、矿脉图,更有历代朝廷赐给班老王的官印,是炉房银矿宝库主权的凭证,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根脉。这只箱子一旦落入英国人之手,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强占银矿。这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根源。

一只木刻箱,成了侵略和守护的对象,同时也是故事展开的核心要素。这正是作家高明之处,将宏大历史叙事浓缩在对一只箱子的争夺之中。围绕木刻箱的争夺战,作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精妙绝伦的情节,这些情节既有传统叙事的起承转合,又有现代悬疑的层层递进。艾普从大火中抢出木刻箱,在密林中却被叛徒小麻哈派出的人袭击并抢走木刻箱!但英方拿到箱子,由于没有钥匙而陷入僵局,如果强行打开木刻箱会自动毁灭所有东西。因此英方急需找到艾普拿到钥匙,艾普则要找到英方夺回箱子。双方便在夺箱子和找钥匙之间展开惊心动魄的追逐。这情节设置非常巧妙,也让故事得以继续展开。

最令人惊叹的情节是:英方一直拿不到钥匙,总部担心箱子被佤山人夺回,命令中校兰纳把木刻箱运回伦敦。谁知,飞机就在飞越达骨山时消失。进达骨山搜寻箱子便成了英方和艾普的首要任务。但达骨山危险重重,几乎没有人能走出来。这个情节的设置非常高妙。艾普找到了唯一一个从达骨山走出来的百岁老人魔巴,悟出了达骨山的秘密。他不仅从达骨山找回了木刻箱,也让英军间谍——代号鬣狗的艾倒,受到了“生葬禁区”的终极审判。

《残阳如血》的情节把悬念、人物、文化等融为一体,共同构成一个结构严谨、逻辑自洽的叙事大厦。

## 巧妙悬念让剧本的灵魂丰盈

剧本里运用了很多悬念设置,都设置非常巧妙,让读者急切想知道“接下来如何”,吸引着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。其中最精妙的悬念是关于进入达骨山寻找木刻箱的两处悬念,这两处悬念把剧本推入了高潮。

达骨山是人类禁地,几乎无人能活着走出来。唯一一个从达骨山活着出来的魔巴,从达骨山回来就隐居山洞,不问世事。英国人要想知道进入达骨山的秘密绝无可能,他们便想通过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的方式,等艾普得知秘密找回木刻箱后再抢夺箱子。看到这里,让人为艾普捏一把汗,敌人已经织好网等着他钻,他似乎还浑然不知。在魔巴终于被艾普的执著感动,让读者欣喜地等着揭晓达骨山的秘密时,作家设置了一个悬念“森林之神是神圣而洁白的,它和它的护卫会在草木无风自动时伴着异香到来,若想降服森林之神,就要亲自体验森林之神的滋味!”魔巴的话,不但没有揭开谜底,反而让这个秘密更加神秘。而艾普和魔巴的表现更是让人着急,但又无可奈何,只有急切地继续往下读,“艾普恍惚:你是说……”“老人:年轻人,你已经想到答案,也领悟到不死之道了。话至此已尽,你走吧!”

当读者带着急切想知道答案的心理继续往下读时,发现艾普竟带着艾倒一同进了达骨山。关于艾倒的人设是全剧最大悬念,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示范。一路走来,读者对艾倒的身份怀疑态度,是敌是友分不清楚。但在进达骨山之前他为了救艾普的女友娥孟而杀死了一名英军,让读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,也对艾倒产生了绝对信任。就在进入达骨山,森林之神即将出现之时,艾普突

然揭穿了艾倒的身份,他竟然是英军中校谍报员“鬣狗”。这一反转令人在意料之外,但细想之前的一些细节,又觉得在情理之中。但接下来更大的反转则是艾普面对艾倒的枪口没有丝毫惊慌,而是用达骨山的秘密生葬了艾倒。

悬念的设置是剧本的灵魂,它让故事活了起来,让人物立体起来,让情节更加有力,让主题更加深刻。《残阳如血》是一部将悬念设置提升到艺术高度的优秀剧本。

## 立体的人物形象让剧本鲜活

情节需要人物来推动,悬念需要人物来承载。《残阳如血》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,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、灵动的,让人过目不忘。正因为有了这群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,才能更好的承载悬念、推动情节,并让人物在文化中扎根。

艾普是全剧的灵魂人物,也是形象最丰满的一个,但他没有被塑造成“高大全”的模式化英雄。他并非是天生的英雄,他是受班老王托付而成为木刻箱的守护者。随着剧情推进,由被动变为主动,最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成为一名英雄。艾倒则是一个悲剧人物,同时也是全剧最耐人寻味的角色,原本他有留学背景,有大好前途,但却成了英国人的走狗。通过这个人物的形象,作家揭示了一个真理,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丢了自己的根脉,即使拥有再丰富的知识,最终还是会被民族的根脉所埋葬。

娥孟的出现为剧本增添了别样的色彩,她既彰显了女性的力量,又打破了女性需要被保护的刻板印象。她和艾普并肩作战的勇气以及他们在九死一生的经历中萌生的爱情,让抗战叙事增添了柔情的底色,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,也让情感更加动人。

班老王在剧本中虽然戏份不多,但在有限的出场中树立的民族领袖形象是多维和立体的,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,是历史传承的载体,是精神火炬的传递者。关于英方的形象,作家虽然刻画简略,但却抓住了他们掠夺者的本质,精准地勾勒出了他们贪婪的丑恶嘴脸。叛徒小麻哈、马美庭在剧本中的戏份有限,但却具有典型性。这类人眼中只有利益,没有道义,只有自己,没有同胞,为了眼前利益可以出卖任何人,做任何事。这类型人物的塑造既有批判性又有警示性。

正是不同类型人物的塑造,让剧本鲜活了起来,那一个个人物仿佛就站在眼前,有血有肉,丰满而立体。

## 民族文化的呈现揭示出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

《残阳如血》是一部关于民族文化的精神史诗,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的民族精神家园。这个家园里有沧源的崖画、寨子的木鼓、南滚河的流水、达骨山的禁区。这些元素不是装点,而是与故事的血肉紧密联系。如沧源的崖画,是先民留下的记忆,见证着祖先的足迹。据说,晋王李定国在开办茂隆银厂时,破译了崖画上的部分秘密,然后绘制成矿脉图。后来吴尚贤根据这张矿脉图不仅把茂隆银厂办成了亚洲第一银厂,还在芒拉、芒库一带找到了狗头金。这一特色也让抢夺木刻箱成为剧本的核心,因为矿脉图就藏在木刻箱里。族人们用生命守护木刻箱,也是在用生命延续民族的文化血脉。

南滚河,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界限,更是一条文化的纽带,它联结着两岸的村寨,连接着过去和现在。剧本里关于在河中船上的追捕、打斗,既使情节惊险刺激,同时那湍急的河水、瀑布更成了考验人物智慧与勇气的道具。通过这一情节,彰显了艾普的英勇及过人智慧,也表现了他对守护木刻箱、守护文化根脉的忠诚与决心。

森林之神的传说非常神秘。义勇军指挥李希哲悟出,森林之神的存在与地下某种矿藏有关,矿藏形成了强大的磁场,才导致飞机失事。这和剧本的核心主题银矿争夺形成深刻呼应,也为飞机在这里消失提供了合理性。这一想象非常独特,让读者深知这片古老土地的神秘,也让民族文化显得更加生动,从而激发族人对其的忠诚与守护。

《残阳如血》不仅是一部剧本,更是一部镜子,照出我们民族的过去与未来。它不仅是一个故事,更是一种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万古长青的精神。期待它能早日搬上银幕,让更多的人传承这种精神。